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陳后岡
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陳氏后岡集文三十四張東沙選輯賦一詩百二十唐
荆川選輯余既校而刊之乃爲敘曰當明之世以文名
者王李盛矣然遵嚴荆川究辨義法實稟先正之遺風
震川晚出氣體尤潔后岡師友東沙遵嚴荆川東沙文
章爾雅尤饒義氣宏獎士類善接後輩吾意后岡文法
蓋如得之東沙游仕以後文律愈工自是薰染於王唐
二家之效今觀其文皆謹法度不爲才氣所馳縱而亦
不爲義法所屈固惜乎其年事之早已不然震川與王

唐二子不能專美於其際也所爲詩歌冥心希古不染
流習自時人觀之誠所謂捕神彈鬼之文也已然搜刺
刻深抗引太峻於詩則工於行則過東沙謂其以是觸
天忌雖出於悼痛之意然文章憎命已若恆言晞矚今
古往往而驗殆不可以理義推論雖欲不言天命又豈
可得邪故余敘此書不禁掩卷蒼茫俯仰而增慨也民
國二十三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存目

陳后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陳東撰東字約之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河南
提學副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東與唐順之爲同年其
倡爲初唐六朝之作以矯李何之習而所學不逮順之
又自翰林改禮部主事迨復官編修旋卽外調恆忽忽
不樂年僅三十餘而卒文章亦未成就故順之終以古
文鳴而東無稱焉詩集爲順之所編皆嘉靖甲午乙未
丁酉三年之作其餘僅寥寥數首文集爲張時徹所刊

分京楚閩洛四集以居官之地名之初刻於蜀中又刻
於吳郡此本乃萬曆中其同邑林可成所校刊也

鄞縣志本傳

陳東字約之號后岡

兩上耆舊傳

生而聰慧絕倫

○案張時徹撰傳東

父側儻有大志憤弗業儒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及東爲兒慧父遂破產延高師教之好古書

明史文苑傳

汎濫百家日誦數千言

兩浙名賢錄

其師

與諸學徒講說經義東則臥弗聽也

分省人物考

會稽侍郎

董玘官翰林時聞東才召視之

明史

東垂髫而前玘雜難

墳典邱索及諸莊周呂覽言滾滾對不塞

名賢錄

試詞賦

立就遂字以女攜至京文譽益起

明史

嘉靖八年成進士

明詩綜

廷對世宗手批其卷置二甲及考庶吉士得胡經

等二十人以東曾奉御批列經等首座主張璫霍韜以前此館選悉改他曹引嫌亦議改乃寢前命束授禮部主事時有嘉靖八才子之稱謂束及王慎中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呂高也四郊改建都御史汪鋐請徙民居墳墓東疏諫

明史

曰民居墳墓逼近壇地其所從來遠矣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臣嘗往來相視一二里之內居者不下數百家墳墓不下數千計其在各壇可推而知矣今一旦欲令改移無力者欲遷徙而莫具其土地棺槨有力者有土地棺槨而莫求其形骸使

死者流離於泉下生者悲號於遠邇輿情洶洶非所以

昭天地安百姓也伏願皇上敕都察院曉諭令已定弗

復遷動將來者嚴加禁懲則德惠下施福祐無歉矣

后岡

集不報遷員外郎改編修

明史

日與慎中順之諸人更相

過從陳說藝文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臥率以爲常

人物性亢潔不喜逢世璵璵受上殊寵朝士盡奔走

舊耆

傳東故出璵韜門

明史

慕東名相款引終不一折節

耆舊傳

歲時上壽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遂爲所惡出爲湖廣

僉事分巡辰沅

明史○案后岡集乙未稿有仲冬行岳州道中及入武陵公衙詩據是爲湖廣

僉事當在嘉靖十四年

辰沅五谿故區苗蠻所都深山叢箐犬牙

阻兵時時剽攻內地東乃量裁闊狹宣布威信苗夷聽

命四境帖然東不樂居上疏乞骸骨

人物考

略曰臣僻

在海隅無所比算微時之幸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尾

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效區

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夕

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犯周任陳力之

戒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田里

以保餘年

后岡集

時吏部缺尙書張邦奇爲侍郎歎曰陳

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擬注山東督學以上而內閣欲用

其所私力持之東竟不果用

人物考

已乃遷福建布政使

參議

嘉靖志

每出治檢括案牘窮日夜不少輟復與學士

大夫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

閩書

比歸休左右列圖史

置酒一壺且誦且飲仰屋慨歎

名賢錄

忽忽不樂

四庫提要

人莫喻其故

人物考

○案鮎埼亭集鼓山有四明流人

爲陳后岡明人重館閣外遷

又遷河南提學副使始諸

娼者謂東獨負氣骯髒持虛言彈刺必不能修舉吏事

逮其敗擯之而東顧益舉其職終無詞罷免

嘉靖志

然故

有嘔血疾會科試期迫

明史

一晝夜馳三百里

名賢錄

試八

郡之士三月而畢疾增劇竟不起

○案玉堂叢話崔侍郎銑飲量無敵陳約

之東少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恃其少壯值崔病初起卽往案部安陽謁之崔與轟飲約之大醉不能止復舉十餘白乃別陳年纔三十三

明史無以爲斂名賢錄

慎中

遂病至咯血不起

年纔三十三

明史無以爲斂名賢錄

慎中

適同官與東同里參議周薇共經紀其喪

者舊傳

送其孥

以歸

名賢錄

順之亦不遠千里哭之越中爲刻遺集

者舊傳

當嘉靖初稱詩者多宗何李東與順之輩厭而矯之

明史

倡爲初唐

列載詩集

華而不靡舊而彌鮮

明詩錄

而天不永年

不竟所詣止知者憾之

嘉靖志

東兄模中書舍人

南雷文約

本傳

同郡張時徹性靜甫譔

陳約之名束其父智人也倜儻有大志憤弗業儒生家
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
之爲兒也顧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
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余
時弱冠舉於鄉流聲薦紳閒乃使客致慫慙束願得師
事爲弟子者會余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
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願

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臥弗聽也乃汎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峯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尙書過中峯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尙壻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卽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髻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晴如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

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
食頃輒辨語盡玄祕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
爲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曰爲程業課肆之
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
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名聞國
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庭中天子親覽其文擢居高第
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祕書益厭薄時藝弗治遊神埃壒
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
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不自貶改乃

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升唐應德田叔
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鴻濛陳說藝文侈
論屹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臥率以爲常而諸高
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
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虞虞危矣時當道被皇帝隆
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
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道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
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
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